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咸豐七年丁巳八月庚戌長蘆鹽政烏爾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二十八日復派知州等官將理藩院回文送往冒險前進二十九日始登其船告以已有回文當面付給該夷拆閱據云所商之事不能在津定局該酋普提雅廷與通事明常等暗為商酌且俟折回本國由國主再行定奪該委員等諭以現奉

大皇帝恩旨因爾國初次遠來又係爾國大臣特派天津文武送行以盡賓主之禮據該酋云我等實不敢當且程途較遠起此天已晴霽擬即起碇回帆該委員隨即下船行未數

里望見夷艇業已起煙開行仍諄囑天津鎮道暫住數日
並諭海口員弁照舊防守

硃批知道了

烏爾洪額等又奏該夷遵諭回帆情詞恭順茲派員送給
回文的備羊隻水菜食物等件因該夷遵允回帆不復辯
論隨將食物送給該夷頗為欣感當即收受惟據取出該
國土儀數種堅欲該委員等帶回並致送委員等泥絨數
塊該員等卻之再三默思大局已定該夷已甚悅服不值
因小節而失和睦暫將禮物帶回開具清單擬由文謙攜
帶回京交軍機處呈

覽後。應否發給俄囉斯館學生收受。伏候

欽定。

硃批覽。

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咨稱。欲會商未定界址。當諭令奕山親往與該夷會晤。秉公查辦。昨據錢忻和等奏。該夷於七月二十六日。折回天津海口。該藩司等派員將理藩院回文。當面付給。並告伊已專派大員在黑龍江等候會辦。該夷使既得回文。又經地方官以禮貌相待。歡欣而去。惟稱查勘地界一事。尚須折回本國。請示該國主等語。自係實情。此次普提

雅廷路過黑龍江。諒必至海蘭泡等處。奕山如與接見。當告以中國既有咨文。至薩納特衙門。將來未定界址。自必由該使臣與奕山秉公查勘。所有海蘭泡。闊吞屯。精奇哩等處。均有該國屬下人蓋房占住。現在界址未定。自應先行撤回。以守舊章。而敦和好。即或一時未能全撤。亦須飭令安靜居住。勿與中國人民互生嫌隙。該使臣係該國大臣。諒能約束屬下。靜候查勘。儻或該使臣不到黑龍江與奕山晤面。奕山亦可曉諭海蘭泡等處夷人。告以該國有大臣普提雅廷。即日前來。與該將軍查勘界址。兩國永敦和好。爾等若不候定界。擅自蓋房占住。實屬非禮。中國必咨行該國懲辦。速即撤回人船。靜候該大臣來到黑

龍江會同查勘。方為妥協。如此剴切曉諭。該夷或可稍為改逆。不至如前肆無忌憚。該將軍等仍當暗加防範。毋令沿海奸民私通貿易。絕其接濟糧食。或可廢然而返。即將來議定界址之後。該夷見黑龍江無可貿易之處。亦不至妄請通商。著景瀟吳山。妥為辦理。先事豫謀。以消後患。

又

諭寄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俄夷使臣普提雅廷來坐火輪船。來至天津海口。呈遞夷字。經直隸布政使錢忻和等轉遞。據稱恰克圖貨物壅滯。及兩國未定界址。求為勘定等語。除將分界事宜。寄交黑龍江將軍奕劻。俟普提雅廷到時。會同

商辦外。並將此節已飭理藩院擬回文。由錢忻和轉交普提雅廷。並令錢忻和送給該使臣食物。俟起程時。親赴海口餞送。普提雅廷接奉回文。及送給物件。甚為恭順感激。由海口起碇。旋回。如經過恰克圖。再提此事。即告以聽候黑龍江將軍辦理。斷不可另生事端。

戊午。浙江巡撫晏端書奏。查喚哈喇夷人自通商以後。歷久相安。近年來間有學習中華言語之夷人。每於新茶新絲出市之時。探聽市價。改裝易服。潛至內地。均經地方官沿途查出。押令折回。並未傳書習教。本年春間。有上海夷商。雇用通事。赴內地產絲處所。收買蠶繭。販運赴滬。該夷

商並未借米。臣與江蘇撫臣趙德轍先後訪聞。當查蠶絲為稅課大宗。而浙省產蠶之區。惟湖州為最廣。飭據著湖州府知府梁正標查明蠶繭例無稅則。且為通商章程所不載。夷商收買蠶繭仍可練絲。其意在漏完絲稅。而內地商民亦以蠶繭名目。未見於浙省釐捐章程。遂各趨利若鶩。烏程縣屬橫塘橋南潯地方。有姚正春。桂亦和。私開繭行。布圖販運上海銷售。為偷免釐捐之計。當經臣飭令將該行查封禁止。並移行經由各關卡查出蠶繭。嚴明蠶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即照蠶絲之例。飭令補輸關稅。補納釐捐。並咨請兩江督臣何桂清飭行江海關道。諄諭夷館。

領事。毋許洋商向串內地商民發本收買。竊查橫塘橋私設繭行。原奏謂吳香谷向結包攬。何以該府所稟者為姚正泰。飭據梁正標查復。謂吳香谷居住橫塘橋。姚正泰私開繭行。係向吳香谷租賃房屋。曾經訊明吳香谷並未知情。亦非合夥。取具供結稟復。臣復查湖州一府民間以蠶桑為世業。而有蠶之家。未必盡能蠶絲。是以轉鬻於絲行。而絲行之兼收蠶繭者。向於藩司衙門請領牙帖。現查舊設官行均無販賣蠶繭之事。此後如有新開絲行請帖者。應令地方官取送不敢向串洋商販繭切結。方准給帖。以杜流弊。儻敢私自販運出境。一經查獲。即照絲斤出洋例。

治罪。庶奸商奸民知所儆跡矣。

硃批。知道了。

丁卯。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徽。奏上海地方向不販運蠶繭。是以通商章程。只載湖絲等稅。則亦無蠶繭名目。本年夏間。臣等於未奉

諭旨之先。訪聞夷商有雇用通事。挾資赴內地收買蠶繭。運港赴關報驗之事。即經密札飭查。旋據護關道藍蔚。稟覆該商等所販之蠶繭。訊係用火蒸烘。可以久儲。因稅則無名。請照估價納稅。希圖輕減。此端一開。恐該夷商惟利是圖。將來販繭漸多。販絲漸少。於稅務大有關係。惟有於出產

蠶繭之處。禁其販賣出境。業經移行浙江嘉湖二府及蘇
屬之太湖吳江震澤常屬之無錫金匱鎮屬之溧陽等廳
縣。一律出示。嚴禁販賣蒸烘出境。現在議立章程。應以蠶
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仍照湖絲課稅。以杜趨避等情。欽
奉前因。復經恭錄札行。欽遵去後。茲據將議定稅則詳復
前來。臣等覆加查覈。此項稅則。現據議定。凡烘蒸之蠶繭。
不論粗細。從六月初十日起。每百斤徵銀三兩。最與湖絲
論斤抽稅數目。尚無軒輊。其未經議定之先。報驗出口之
蠶繭。多係洋商私購而來。當時權照估價抽稅。稍不足數。
已屬無從補徵。而湖絲一項。例應補納三關稅銀。蠶繭係

絡以成絲之物。此後亦應一體補納。內惟太平一關。例載
蠶繭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遂就三關絲稅。逐一
比較覈計。所有應行補納蠶繭稅銀。除太平關應照原例
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外。其贛州關每百斤。應徵
銀四錢六分四釐七毫。北新關每百斤。應徵銀四錢三分
三釐五毫。示諭關卡。暨內地各商。遵照辦理。該夷商業已
無利可趨。自查辦後。並無商販運繭來港。似可不禁自絕。
至五口議令通商章程。內載。夷人。不准遠入內地。遊行。近
年每據各縣稟報。有夷人。越界遠遊之事。均經解送赴港。
由該關道照會各領事。領回管束。並令諄飭各夷商。堅守

成約不得陽奉陰違。欽奉前因。臣等復飭該關道申明例禁。隨時留心防範。一面移行各府州轉行各州廳縣出示曉諭。如有不法奸民。勾串夷人。擅入內地。無論有無滋事。即由該地方官查拏。從嚴究懲。並將夷人押交領事。嚴行約束。照章懲辦。以符條約。而杜弊端。

硃批知道了。

熱河都統英隆奏。風聞得松嶺子邊門外朝陽縣界內松樹梢子地方。有西洋人建蓋天主堂。聚集多人。念經作法。等情。現密飭熱河道轉飭赤峯縣知縣景蘭密查。俟得實在情形。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英隆奏朝陽縣與奉天錦州府接壤之處。有夷人
洩迹。並據慶祺咨稱。朝陽縣界內松樹背子地方。有西洋人建
蓋天主堂。聚人念經等語。朝陽縣界。並非各夷通商之地。豈容
建立天主堂。聚集多人。致滋流弊。所稱西洋人。究係何國夷人。
抑或內地奸民。假託外夷。希圖煽惑鄉愚。英隆現已委員前往
密查。並著慶祺。派員會同查明。即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

己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瀟。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敷德奏。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報
稱。俄夷前在松花江右岸圖勒密地方。起造窩棚。茲復在
該處添房一所。內存雜貨。門前挖滾一道。夷人駕船由上

游至烏蘇哩口。右岸蓋房一所。内存鋼鐵等物。餘船相繼
來行。又夷人駕船自下游向上回行。並有夷官等帶同男
婦子女一百餘名。駕船載糧。道出黑河口。駛抵霍爾托庫
少停即行。又有夷人自下游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復有
夷官帶同男婦子女四百餘名。駕船載畜。駛至左岸霍爾
托庫。留人餘皆東行。由霍爾托庫分撥夷人。駕船駛入黑
河口。向上回行。並有夷官帶人二百餘名。駕火輪船。自下
游駛至奇林江心停泊。次日分撥夷人。駕船駛入松花江。
闖入黑河卡倫。逆游西上。經守卡官追拒。一面飛報。經景
瀋行令三姓副都統。揀派弁兵丁勇。駕船迎阻。嗣據佐領

春福等督率赫哲趕至六十餘里。夷人揚帆前進。即令赫哲以桦皮小船排於江面。致被夷人苦打。委員由江岔迎頭抄出。即縱上夷船。將其布蓬扯落。理阻回帆。仍至奇林停泊。詎夷官約會辯論。該員等遂將路票持給閱看。諭以爾國恐爾等任意妄為。今爾等違制分竄。豈非自取罪戾。瑪爾爾俯首無詞。始稱誤入松花江上游。明日定由黑河口折回。該員等派兵指引。送至黑河口。向上回行。聲言苦知木哩雙岳幅仍欲旋回。占居此地。其忿恨之狀。難免不無復來。嗣又夷人男婦駕船載糧。駛至霍爾托庫偏西地方。以柳枝壘作房牆。又准黑龍江副都統報稱有夷官駕

船自下游行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即行。又據報稱。該夷復於左岸精奇哩附近開地八段。約計五十餘畝。據夷官聲稱。伊國來人既多。因無菜蔬食用。故自行墾種等情。該夷既在精奇哩開地種菜。松花江石圍勒密添蓋房間。且有船隻闖入卡倫。逆游西上。擅打赫哲。雖被委官竭力阻回。而該夷恃強肆逞。實甚堪虞。茲經理藩院行知該國曉諭。儻能從而斂迹。或可暫獲相安。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復於江右蓋房。及越卡駛行一摺。前曾諭令奕山會同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勘定地界。並先行曉諭海蘭泡等處夷人。該國現有大臣前來。應即撤回人船。靜候

查勘現在該夷復有在黑龍江左精奇哩開墾種菜。松花江右
圖勒密添蓋房屋。並有船隻越卡西上之事。其為圖占地方。欲
謀久住。已屬顯然。著奕山等。仍遵前諭。告以中國與該國和好
有年。不應擅自蓋房占地。現既派有大臣與爾國使臣。分勘界
址。不得任意違例。致啟爭端。一面妥為駕馭。毋令開釁。一面密
禁沿海奸民。私通貿易。斷其接濟。使彼糧食匱絕。當必發然思
返。該將軍等勿因海濱地廣。難於稽查。致令奸民勾結。自貽後
患。

壬申廣東巡撫柏貴奏。回粵後查詢此次夷務。實為堅欲
進城蓄謀已久。其所謂水師擊獲剽艇匪犯一節。不過藉

端啟釁自上年九月至十二月始而滋擾。倣臺旋即圍攻。省城皆欲從此震動。庶可任其要挾。督臣葉名琛早已知其詭計。復疊次欽奉。

訓諭。愈見堅定不搖。並屢飭兵勇轟壞夷船多隻。復傷斃夷匪一千餘名。該夷遂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各船退出省河。至本年五月初旬。該夷復在東路西路河面。連日滋擾。均經擊退。嗣後亦無再行開倣攻擾情事。現在防堵一切。仍皆嚴密。雖大蘆圍一帶河面。尚有夷船數隻灣泊。日久亦並無動靜。察訪近日。嘆夷情形。窮蹙已極。諒不日即可就範。

硃批知道了。

九月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王茂蔭奏請飭外省廣鑄制錢。暫濟民急等語。據稱江浙銀價向來每兩換至制錢二千有零。自吳夷在上海收買制錢。錢即湧貴。以銀易錢之數漸減至半。現在每兩僅易制錢一千一百餘文。兵民交困。而夷人竟據為利藪。因請飭於江浙兩省。加爐加卯。廣鑄制錢。以濟目前之急。該侍郎所奏。自係為銀賤錢貴。變通調劑起見。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酌量覈辦。至夷人收買銅錢。應如何杜漸防微。設法阻止之處。並著何桂清。趙德輿。晏端書。悉心籌議具奏。王茂蔭原奏。著鈔給閱。

看。

伊犁將軍扎拉芬奏。伊犁營務處。接准匡蘇勒官咨稱。前因判斷。燒搶貿易圍子。我們斷事。貴處不取。今帶領官兵商人。同回本國等因。當飭協領。前赴夷圍。察看夷圍人等。行色倉皇。並據貿易安集延等。新稱俄夷近與控噶爾。突哈喇等圍。連年戰守。所失地方甚多等語。查上年俄夷守信官回國之後。該匡蘇勒官有阻住哈薩克。不准貿易之謠。有俄夷兵隊數萬。行抵卡外之謠。繼而形諸文牘。有流民偷挖金砂之語。有西畢爾派兵驅逐之語。伊犁奇沁卡外。有俄夷在彼盤踞。名則以布魯特為詞。繼而沿河下。

游相率折回。即請開水運名。則以省運費為詞。跡其前後情節。詭誕多端。因其行期勿促。當飭營務處將所交夷團內房間器具等件。照單點驗。管理夷務各員。即就夷團筵宴一次。並給送食物數種。該匪蘇勒官帶領夷團人等啟程。照例護送出卡。伏思伊犁官兵操演精勁。該夷通商有年。諒伊聞而震懾。未必敢肆鴟張。然防範斷不容緩。按兵法總以堅壁清野為上策。上年已檄囑明諠於游牧水草處所。及夷之第。以逆跡未彰。姑從緩辦。復慮奇沁卡外水道。曾有夷人探視。儻由該處潛造戰船。尤宜加意嚴防。不但籌禁茶黃。足以立扼其要害。伊犁茶稅。自奉文後。即行

設局開征第恐夷圍一撤日久因循即阿克蘇現有軍需暫緩而不可終報也。已諄囑各大臣同心協力。事觀厥成。竊計該國薩納特將來必有咨復理藩院之文。如其求償。可否由理藩院咨令該國速赴塔城領取貨物。屆時由該大臣酌辦。總之夷圍悉撤不留一人。情跡本難懸揣。惟有倍矢小心以期毋誤機宜。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扎拉芬奏。俄囉斯夷人欲在伊犁內河行走。並不肯領回追存貨物。當經諭知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令其恪遵成約。仍由陸路行走。並令其派人前往塔爾巴哈台收回貨物矣。茲據扎拉芬奏稱。該夷官帶領夷圍人等。

啟程回國。並不提及賠償之事。已由該將軍派員款待。護送出卡。並豫籌防範貼補之策。以備緩急等語。所辦尚為妥協。該夷決然捨去。未必無因。該將軍既經以禮相待。自可杜其藉口之端。所稱堅壁清野。及籌禁茶黃等事。但當隨時留意。諒該夷未必遽啟兵端。中國亦不可先露痕迹。至籌徵茶稅。以備將來貼補。自未可中止。著該將軍傳知應辦茶務各城大臣。認真籌辦。毋得有名無實。至俄夷人船。近年以來。時在黑龍江上下行駛。並於兩岸蓋房。本年六月間。復有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聲言欲勘定分界。已由天津委員妥為開導。禮遣起程。並將詳細情形。行知該國。或者該夷意在黑龍江通商。遂捨伊犁而去。抑

或該國接到咨文。別有商議。俱未可定。該將軍但當隨時偵探。加意密防。無稍大意。此次所奏。與該夷往復文內各情。亦經諭知理藩院轉行該國矣。

給俄囉斯咨文。

大清國理藩院為咨行俄囉斯國薩納特衙門事。現據伊犁將軍咨稱。貴國匡蘇勒官於七月二十二日起程回國。所有。一切貨物。俱已帶回。復據該將軍咨商。所有房屋及零星。器具。距河甚近。恐日久或有衝沒。旋據貴國匡蘇勒官覆稱。僅日久坍塌損壞。與中國無涉。現在已由伊犁將軍派員照單查收。代為看管。並派員照料匡蘇勒官等出卡。相。

應知照貴國薩納特衙門存照可也。

壬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俄囉斯文
稱本年換班喇嘛學生。於閏五月二十一日。由恰克圖起
程進京等語。當即報部照例派員至恰克圖等候。待至七
月間。俄囉斯並未將新班學生送到。曾經劉知恰克圖部
院章京向該夷詢問該學生等。於何時起程。茲由該章京
稟報。俄囉斯瑪爾來署。呈出俄文一件。口誦此文。係伊
國總理東錫畢爾等處。因畢爾那托爾所文。因遲誤使臣
進京。是以將本年新班喇嘛學生。停止起程之處。派瑪爾
爾明白告知等語。稟覆前來。惟此事係該夷瑪爾爾口訴

之辭亦未言及明年是否起程。該國固畢爾那托爾並無公文前來。是以復行知照該國固畢爾那托爾。本年喇嘛學生是否來京。如不前來。究於何時再來。及何故不行來京之處。迅速咨覆。以便報部等因在案。今據該夷文稱。所有換班學生等。是否進京之處。無由得知。只知停止喇嘛學生進京。係因東邊大臣有違和好。阻止使臣進京之故。等語。此次俄夷因阻止使進京。輒不令新班學生來京。如置之不問。恐該夷益肆鴟張。擬將所以阻止使臣進京之故。及此次不令新班學生來京。與前次行文不符。並令照料喇嘛學生之筆帖式等回京之處。一併行知該夷。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據俄囉斯著固畢爾那托爾文稱。現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並有便中寄給喇嘛巴拉第文一件。祈為轉致等因前來。當即繕給收到回文。並將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寄給喇嘛文一件。一併由驛轉遞。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國君差親信大臣公普提雅廷接奉貴院咨覆呈送。俄國拆閱之下。貴院並未深悉本國交友之誼。貴院若查覈兩國舊例。即將商議緊要事件。特差使臣進

京之條咨履

朕因

茲將本國君差委親信大臣之意有輕

不使進京。貴院未必詳查恰克圖兩國定例第九條之意。

率行陳奏。則貴院有失友誼。將有益要事。久未商議。想

貴都必無作速完結之心。查此節。朕因使臣普提雅廷。盡心

辦理。以兩國界址之事為貴。必須明白奏聞。

皇帝。啟國轄邊大臣。安戢疆圉。使不致如塔爾巴哈台滋擾之事。

再起釁端。現在駐劄伊犁之匡蘇勒官。恐貿易之人受累。

即回本國。其誰將塔爾巴哈台之事。遲延不結。致本國貿

易之人。多有擾累。貴院自必深知。並不視為要事。實非啟

國大臣之過。若將此情奏聞。

皇帝必能秉公持平覈辦。敕國前將所辦事件。吩咐使臣普提雅
廷聲明貴院。令伊前往北海或在

貴國附近地方致信。伊當作速會商。以盡兩國和好。原期敕
使臣妥速進京。仰祈貴院再為一查。將此節覆奏。

皇帝仍令敕使臣普提雅廷。按照恰克圖舊例內第九條友誼之
道。速為款接。照看入都。為此咨行。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換班學生。停止來京
迎接學生之筆帖式等官。是否回京一摺。並鈔呈該國咨覆庫
倫及薩納特衙門咨理藩院文各一件。覽奏均悉。該國學生。現

屆換班之年。中國照例派員迎接。今俄羅斯因不准普提雅廷
進京之故。停止學生來京。並非中國拒絕。只可聽之。著德勒克
多爾濟等體察夷情。如果該學生並無來京消息。自應將派出
之筆帖式等官撤回。不妨稍為從緩。亦不必與之辯論。至普提
雅廷於七月到津。經直隸藩司錢忻和等接收咨文。據情轉奏。
即經諭令該司等。以禮相待。並特派大臣。赴黑龍江。會同該使
臣。查看烏特河分界事宜。臨行復遣員相送。普提雅廷收受回
文。欣喜而去。並稱回國告伊國主辦理。是該使臣到津。並無嫌
隙。此時分界事宜。自應靜候會辦。諒該使臣回國。必有分曉。此
時薩納特文內。援照恰克圖例內第九條。請仍令普提雅廷入

都等語。理藩院事例第九條。皆指使臣到邊界而言。並無進京明文。又是專言貿易。並須將來辦何事。先行報明。此次普提雅廷。並未說明何事。又非到貿易處所。與向例迥不相同。恰克圖。是否另有通商事例。抑即是理藩院條例。著德勒克多爾濟等查明。遇便附奏。其薩納特衙門來文。已由理藩院咨覆矣。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據稱貴國差委親信大臣。不使進京。本院必詳查恰克圖兩國定例第九條之意。祈將此節覆奏。仍令使臣普提雅廷入都等因。查本年七月間。使臣普提雅廷到天津投遞文書。由直隸藩司錢忻和代為齎呈。本院已照

來文咨覆。並詳細咨行薩納特衙門在案。本院復奉

大皇帝諭旨。令天津文武各官送行。以盡賓主之禮。嗣據錢忻和呈稱。普提雅廷接奉回文。並閱看本院劄付。甚為欣悅。並稱俟回本國。由國主再行定奪。隨即起碇而去。現在

大皇帝已派大臣。在黑龍江等候普提雅廷會勘烏特河地界。貴使臣是否已到該處。本院未據黑龍江咨報。自應靜候普提雅廷會同黑龍江大臣查勘地界。此事中國與貴國毫無嫌隙。並未有失友誼。相應咨覆貴國薩納特衙門可也。庚子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瀆。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等報稱。初十日晚。有

夷人駕船載糧自大黑河屯左岸起行。駛至黑龍江城附近。分人下住。餘則向上回行。十七日。有夷人駕船載糧下駛。另有夷人駕船。隨帶糧械。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回行。二十二日。有夷人駕火輪船。自黑河屯左岸開行。忙由江面下駛。又有夷人男婦。駕船載畜。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分人順游下住。餘留存居。二十七日。夷人駕船載糧。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回行。八月初一日。夷官呢克魯。駕船駛至黑龍江城下船。呈出吉拉明阿前。給曉諭原文一件。木哩斐岳幅現具回文一紙。投交後由陸路折回。該副都統等。將回文封送前來。又報稱。烏魯蘇木

丹卡屬西爾根奇海蘭通此二處左岸各添窩棚一所。初二日。夷人百餘名。駕船載糧。向上回行。另有騎馬人。由陸路回國。初六日。有夷官駕船載畜。自上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停泊。據呢克賽述稱。所來人船牛馬等。俱留於此。又添蓋房二十三所。並據黑河口各官報稱。七月二十一日。有夷人駕木槓。載牛糧。道出黑河口東行。是晚有夷人駕木槓。載牛馬。至薛爾古江下嘎庫左岸停泊。二十三日。有夷人駕船載糧下駛。午錯時。有夷人駕船載糧。自下游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二十四日。有夷人駕船。自下游駛抵霍爾托庫。抽換夷人。折回下往。二十六日。嘎庫左岸停泊。

夷人木禪亦俱東行。二十七日。有前過夷官瑪爾善帶
男婦子女。駕火輪船。旋出黑河口。至薛爾古以下左岸停
泊。復登高瞭望各等情。查吉拉明阿前晚諭木哩斐岳幅
時。恐通事傳語參差。故備文知照。令其登覆。詎該夷接為
行期匆促。容俟達次致達。茲接閱回文。仍恃狡辯。將原咨
還繳。意存詭詐。將寄投清咨兼夷字回覆附封一件。封呈
軍機處備覈。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黑龍江上自格爾畢齊河起。至霍爾托庫止。
黑龍江城附近左岸。向有旗戶分駐三十餘屯。田園無幾。

歲獲食糧。尚自不敷糊口。按月接報。並無接濟。該夷情弊。至精奇哩等處。為布特哈鄂倫春打牲遊牧之地。向無構舍墾田。松花江兩岸。住居赫哲奇勒爾費雅哈等。素以打牲捕魚為業。無糧可濟。惟三姓距黑龍江口八百餘里。連歲歉收。旗民不能自顧。夷船下駛。隨載食糧。可知內地弗克接濟。第該夷不受羈縻。其圖占地。方已屬顯然。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據報夷酋普提雅廷。探無折回音信。西勒騰薩虧已回本國。僅留夷目央喪枯幅。在海蘭泡居住。令通事曉諭夷目。現在界址未定。所有海蘭泡。闊吞屯。塔蓋房。

問。先行撤回。靜候爾國使臣折回查勘。據該夷目答稱。折
回信息。伊無從得知。所蓋房間。俱係伊國大臣主張。各處
居住夷人。自必嚴加管束等語。復令通事諭以可即致信
與木哩斐岳幅。令其來此會商。該夷目答稱。我等不敢行
文令其前來。伏思查勘地界事宜。必須會晤夷酋。方能定
議。節近立冬。普提雅廷折回日期。猝難趕到。未便在此久
候。隨攜篆起程回省。仍飭該副都統嚴禁旗民人等。不准
私通貿易。至會商未定界址之處。應飭理藩院行知該國
明年何時可到海蘭泡。訂明准期。復查海蘭泡等處。現存
夷人男婦一千餘名。蓋房一百餘間。看其光景。勢難立即

撤回。而松花江事同一律。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旨。晚諭俄夷情形一摺。普提雅廷由天津折回。尚無消息。其會勘烏特河地界一節。據稱。尚待回國。請示伊主。奕山自未便在彼久候。惟界址未經議定。而海蘭泡。闊吞屯等處。早有搭蓋房屋。烏魯蘇木丹卡屬西爾根奇海蘭。通兩處左岸。近復添設窩棚。並有火輪船。駛至黑河口。至薛爾古左岸停泊之事。夷目中央喪枯幅。既故意推諉。木哩斐岳幅。又擅敢駁回文書。肆行無忌。情甚可惡。惟有嚴加防範。斷其接濟。禁止沿海打牲人等。貪利容留。私與交易。使其日久無利。或可消占踞之謀。而亦不至驟開邊釁。著該將軍等。妥籌辦理。本日

已諭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查詢普提雅廷於來春何時到黑龍江以便奕山屆期馳往會勘地界惟夾情詭詐反覆多端且看其回文有無別生枝節屆時再行相機酌辦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據薩納特衙門咨稱仍令普提雅廷入都業經本院咨覆在案。茲據黑龍江大臣咨稱貴使臣普提雅廷並未路過該處。諒必先行回國。計算本年冬間未必能到黑龍江。俟明春冰泮後普提雅廷何日可到。望貴衙門先期知照本院以便行知黑龍江大臣屆時前往會晤。公同查勘烏特河界址。至海蘭泡等處均係中國地界近來

貴國人船往來不絕。並自蓋房屋居住。屢經中國官員好言曉諭。木哩斐岳幅等置之不理。實屬有違成約。中國與貴國和好多年。不應令屬下人任意占踞中國地方。貴國仍當速飭木哩斐岳幅等將該處人船撤回。免生事端。方為妥善。為此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查覈咨覆可也。

癸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今閱夷字據駐京之達喇嘛巴拉第咨稱。所有去冬遞送咨文物件。迄今並未收到。務將往返遲延緣由聲覆等語。查從前遇有俄夷寄京物件。分別重輕。間或遲至三兩月。遞送到京。但近年來寄京物件較多。或交年滿領催。或特派領催運送。去

冬寄京物件當領催已有進京差使。尚有領催二員。時有
檢驗屍傷之差。現有送到寄京物件。於五月間業經遞送。
查俄囉斯往返寄運物件。近來較多。嗣後可否遇有輕小
者。照例由驛遞送。重大者隨差附送。每年均令在四月十
月。送交庫倫。以備遇便遞送。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

十月庚戌。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蘇松
太道薛煥稟報。有俄夷船隻。駛至吳淞口外寄泊。詢因遭
風損桅。暫停修理。於二十一日修竣。向東南外洋駛去。又
據報稱。該夷復於九月十四日。駛至吳淞口。據佛蘭西緝

譯李梅報係俄囉斯員外郎明常言於十八日前來謁見該道告以俄夷向來不在上海通商未便接見至十八日李梅帶同明常徑自來署該道因俄夷本在北路通商之國當即以禮接見據明常稱在理藩院讀書八年本年二月隨國使普提雅廷乘火輪船往來各國現由日本國回權前來上海即日便赴日本並呈出照會一件報明該船現在上海並無他語該道告以此間並無該國通商馬頭未便逗留該夷唯唯而去查該夷船進口役遞照會雖無求請之詞而有全權辦事大臣字樣且言詞恍惚情屬叵測已飛飭沿海水師照會各省一體嚴防

諭軍機大臣等。河桂清。趙德輅。奏。俄囉斯夷船。於九月十四日。駛
至吳淞口。十八日。喇爾西。繙譯李梅。帶同該夷官明常。謁見蘇
松太道薛煥。聲稱。該國大臣。普提雅廷。現在船內。並呈出照會。
經薛煥。催令起程。該夷即於十九日。出口等語。普提雅廷。於七
月間。駛至天津。投遞文書。經直隸藩司錢忻。和代為呈遞。已飭
理藩院。咨覆該夷。令其前赴黑龍江。會同欽派大臣。查勘烏特
河地界。據該夷回稱。尚須折回本國。至今並未駛至黑龍江。所
有上海夷船。是否普提雅廷在內。尚難憑信。雖業經出口。無所
要求。惟該船由黃浦江。徑至上海城外。毫無阻攔。守口員弁。所
司何事。該夷潛入海口。或私販貨物。或窺探地勢。心存叵測。不

可不防。如任令往來熟習。將來必有非分干求。又饒口舌。嗣後應如何責令守口。文武員弁嚴密稽查。以杜後患之處。著何桂清趙德徽妥籌辦理。毋稍大意。

癸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濤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茲據三姓副都統報稱。黑龍江自西北發源。由舊設界碑之格爾畢齊河起。東一千四百十餘里。江之左設有烏魯蘇木丹卡倫一所。東折二百四十餘里。江左為海蘭泡。又東折八里。江左係該夷建房之地。江右即大黑河也。迤東五里。即小黑河也。與江右精奇哩屯相對。又北七十里。江右為黑龍江城。迤東下至一千一百餘里。江之

右為奇牛山。所設布哩雅者。係夫人自稱之名。即長地也。又東北九百六十餘里。係黑龍江口。為松黑兩水匯流之處。自格爾畢齊河至此。約程三千八百里。其間左岸一帶。夫人占居十有餘處。皆屬黑龍江管轄。由黑龍江口向西南而行。上至三姓城。約程八百里。下至江左之霍爾托庫。約四千里。係吉林黑龍江兩省接壤之區。由此東行四百三十餘里。至圖勒密。東一千四百七十餘里。至闊吞屯。又東五里。至奇咭屯。以上三屯。皆在右岸。係吉林管轄。自霍爾托庫至此。綿亘一千九百餘里。道路僻遠。向無防兵。惟有赫哲奇勒爾費雅哈人等。在於兩岸居住。由奇咭而下。

江河浩渺。島嶼紛歧。東抵海口。遠非一日可到。礙難往查。該夷現占兩省地界。並相距道里。繪圖貼說。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十一月丙戌。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黑龍江副都統等報稱。八月二十三日。有夷官帶人駕船。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停泊。續有夷人駕船。亦自下游駛抵該處。旋即回行。是日有夷人分駕大小船隻。自上游行至大黑河屯。即在左岸存留。又有夷官帶領男婦。自大黑河屯左岸占踞之處。駕船順游下往。又有夷人駕船。自上游徑來投其巢穴。該夷現又添蓋

房十一所。滋墾地十五晌餘。又有夷人分駕車船。自精奇哩河水陸並下。詢據夷目聲稱。由山彥哈達等處伐木六十餘稔。又有夷人駕船。亦自上游來役。又有夷人。由陸路向上回行。又緝獲夷人二名。詢係由奇牛山失迷路徑。當亦送交夷官。又據黑河口各官報稱。現有大輪船一隻。出黑河口。由江面東行。又有夷人駕船。順游下往。另有夷人自下游行至霍爾托庫。換船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又有夷人駕船。駛至霍爾托庫。少停即行。又有夷人駕船。出黑河口。稱赴霍爾托庫投文。又有夷人男婦。分駕船隻。先後東行。又有夷人駕船。自下游駛抵霍爾托庫。留夷人二名。

餘皆回行。又據烏蘇里口各官報稱有夷人男婦駕船先
後自上游駛至圖勒密占路運糧房二所等情。

硃批知道了。

庚寅伊犁將軍扎拉芬奏籌辦夷務情形。查俄夷匪蘇
勒官率領夷圍人等自伊犁起程之後。派員照料。並密囑
其留心察看該夷人等。路情形。茲據稟稱該夷官以及
夷商人等。因見沿途款待均屬欣悅。安靜出卡。察其詞色
之間。毫無怨望等語。至應辦茶稅之塔爾巴哈台阿克蘇
各城。亦經傳知各大臣一體欽遵。籌辦。奴才尤有請者。伏
查俄夷地方東西邊界均與中國相首尾。其黑龍江接壤

者則以外興安嶺為界。而我

朝勘定黑龍江時。東部曰羅刹者。即遁分界。割據北岸之雅克薩呢布楚二城。順治康熙年間。屢次遣兵驅逐。迨康熙二十八年。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勘定鴻溝界址。分明。乃歸我二城。而立石勒議七條於西岸。蓋已百數餘年於茲矣。何以該夷至今復有聲言勘定分界之語。且分界處所在黑龍江。而不在天津。即欲再行勘定。該使臣何以來津。至俄夷人船。在黑龍江游駛。兩岸蓋房。種種詭詐。其意必有所在矣。是此次該匪蘇勒官。決然舍去。

誠如

聖諭或者該夷意在黑龍江通商。抑或該國接到咨文。別有商議。均未可定。第念黑龍江密通留都。為根本重地。將來該夷。如果有通商之請。似未便准行。僅出於萬不得已。勢難堅。却則通商章程。不得不慮其所終。而慎之於始。應如何杜。漸防微。似必應熟籌審處。至西陲一帶。與該夷西界毗連。當此鼠首兩端。惟有隨時偵探。加意密防。不敢稍涉大意。硃批覽奏俱悉。

十二月庚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暎酋額爾達。自八月由。噶咭啦回粵後。旋聞有喇嘛西國公使噶悉勞士。味喇堅。

國公使喇嘛於九月上旬中旬先後來粵探聞喇嘛
當七月內在孟咖啦敗仗之際由陸路奔逃已被孟夷各
兵追至海邊適佛喇嘛有兵船數隻往過連開數礮孟夷
之兵始行退回喇嘛乃得免於難喇嘛因感噶首救命之
恩到粵後請酒致謝並議現在中國究應如何措置據噶
首云當上年起事時原未當在此目睹惟在中國所得傳
聞卻已至詳且盡即如首攻礮臺十餘處並未與較屢燒
民房鋪戶數千家亦弗與爭總必俟直撲城垣中國兵勇
方肯交戰無不得手看來中國兵力非微必有成算深謀
豫占地步今昔時勢迥不相同是非曲直尚須自酌非比

前十餘年之煙案尚得有所藉口。至於我由本國開行時。屢奉國王明示。喚國與中國現有爭戰之事。派爾往廣東。祇在守約通和。不准助勢附敵。毋令中國視我佛國為寇。譬小人一般。致與前議和約有乖。想尊駕來粵時。貴國王自必面授機宜。亦可遵照辦理。噶酋聞之。亦頗以為然。尚覺游移未決。適值味喇噎國亦復更換公使。該國備知上年喚夷滋事。實由於咱噶之暗助。唆使先已撤回。此次喇噎噶在國。即公同議定。照常通商。毋得另生枝節。前於九月十九日到粵後。喚夷恐其照會先行上省。多方阻撓。喇噎首不聽。遂於十月初八日。將照會由澳門同知轉送前來。

旋於初九日照復。喇酋接閱之下。甚為欣感。即將照復之文。刊刻分送各國。並言可見我國與中國和好無嫌。粵省大憲如此相待。予以體面。較之從前接見者。尤有光榮。味國各商民。無不歡呼載道。暎國各官聞之。大為神驚氣沮。暎商遂皆歸怨於喇酋。彼味國公使到粵。不及一月。得占先著。我國公使來粵。前後兩次。已越半載有餘。竟無隻字往通音問。究竟何時了局。喇酋不得已。復往與佛國噶酋相商。並歷查十餘年舊章。凡各國新公使到粵。總係先行照會上眷。再由省城與之照復。從未有中國先施之事。佛國噶酋到粵。本在味國喇酋之前。暎國各官皆稱。此時不

可徑通文書。設若往投。竟不接收。縱使接收。亦必不復。看
來有何顏面。噶酋新到。竟誤信其言。及聞味國喇酋之事。
遂覺恍然大悟。相約同遞照會。於十月二十六日。據通事
吳泉來稟稱。現有暎國譯字官喊。唆嗎。令其帶上前。暎國
公使咆吟。前佛國公使唏噠。照會各一件。並稱二十七日
午後。有暎國火輪船一隻。三板船二隻。桅上皆掛白旗。並
書有免戰字樣。駛至省河白鷺潭河面。船內載有暎官三
人。佛官二人。呈遞兩國新公使照會。懇請委員接收。後旋
即返權等語。臣當即拆閱咆吟二酋照會。內稱。該國各派
有新公使。來粵接辦。嗣後有照會。仍希照履。此外亦無他

說○因思接見夷酋○必須熟識夷情之員○不亢不卑○方可與之晤面○查有候補通判南海縣縣丞許文深○常年管理夷務往來文件○前在九龍司巡檢任內○每與香港夷酋多有交涉事件○素稱信服○遂於二十七日午刻○先在白鷺潭河面守候○甫交未刻○果見有火輪船三板船共三隻○乘潮而進○火輪船上四方大白旗一面○三板船上三角尖白旗各一面○皆大書免戰二字○喚官係兵總一員○小兵總一員○譯字官一員○哨官係兵總一員○譯字官一員○迨各船攏近○即來船相見○各酋皆免冠佩劍○禮貌尚稱恭順○敘茶少坐○即將照會接收○各該酋亦皆回本船揚帆而返○臣詳加披閱○

文理鮮通。字句費解。大抵頓首照會內稱中國五港口。獨廣東何以不准進城。並欲請中國特派平儀大員。與之另行商議條約。上年起事。所有英民及英屬受累。皆當照數賠補。並欲河南地方。及各礮臺。駐紮英國軍士。以上數條。如能允准。即可將附近兵船。全行退去。中外通商。照常各等語。臣當即逐一照覆。如來文內稱中國四口無異。惟其一口不然。別處情形。其皆如此。獨一處則否等語。查貴國來粵通商。已有一百餘年。始在廣州一口。先無四口之名。至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立約後。方開四口。蓋始起於廣州一口。原有舊日成規。本與四口不同。至於廣東

進城一節。前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條約內皆無此款。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噶公使忽欲議及進城。先以兩年為期。不及一年之久。高民因其多事。回國控訴。是以將其撤回。遂換叻公使來粵。道光二十九年與前大臣徐往來文件。罷議進城。叻公使出示在公司行。不准番人入城之語。是以本大臣前在巡撫任內亦會同前大臣徐以嘆人罷議進城一事奏明。

宣宗成皇帝在案前已欽奉

上諭設城所以衛民。衛民方能保國。民心之所向。即

天命之所歸。今廣東百姓既心齊志定。不願外國人進城。豈能偏

貼勝黃。勉強晚諭。中國不能拂百姓以順遠人。外國亦應察民情而紓商力等因。欽此。並開貴國一千八百五十年新聞紙內載。若主有國書到香港。交與叻翰。內云。所陳中國天津。並五港口各情形。均已知道。該大兵頭果能知機理事。且知兩廣總督徐。暗中出計。廣東巡撫亦在其中。先行會陳中國北京。暗派索倫兵防禦天津。雖我兵船不難攏岸與之打仗。叻翰尚知國體。深曉中國規矩。此次前往中國各港口。不過密為查探。看視中國地方之衰旺。一要打仗。中國百姓皆言我國人無理。可見我大兵頭叻翰辦事安好。斷無意外之虞。甚屬可愛。叻翰賞加喊哩吧號等語。並另賞

獎功牌一件在身。甚為美耀。當時英官英商在香港者。皆穿禮服道賀。是貴國商民。皆以叻公使為然。不以總公使為然也。即此次貴公使奉命而來。自當欲效。叻公使之所為。亦必不肯效。總公使之所為也。來文候派平儀大員。會同商議。另行商議定約。總必俟該約二紙。分抵本國。與中國蓋寶為據。然後撤師。查道光三十年。叻公使親赴上海。遣人駛至天津。復有進城之請。咸豐四年。叻公使又自赴天津。懇請進城。並更議條約等事。

大皇帝因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條約。均係奉

宣宗成皇帝鑒定萬年和約。以期永守和好。並無更改之處。由此

中外通商均沾利益。無不照約辦理。實為妥善。

大皇帝又因罷議進城之事。已奉有

先皇帝諭旨在前。即萬年和約。亦欽奉

先皇帝所定。俱未便更易。所以貴國兩次前赴天津。雖有

欽派大員接見。並未允准會議章程。仍令回粵遵守和約辦理。此

時中國無論何等官員。俱不敢有違

聖旨也。來文又稱。近來起事之間。所有英民及英屬國受其損累

者。皆應照數賠補等語。查上年九月間起事。中國因擊內

地人犯。已領事信聽划艇船主一面之詞。謂官兵到船擊

匪。扯破英國旗號。不知官兵到船時。並未見有旗號。即據

被擊之水手供稱官兵往擊之時。因船未開行。旗號收在
艙內。是旗號並未扯破。顯然無疑。該划艇係內地人蘇亞
成所造。轉雇該船主代領牌照。故船內水手皆係內地匪
徒。所擊李明太。梁建富。均已供認在洋行劫。有吳亞認可
證。該二犯委係巨盜。疊接已領事官來文。業將該犯十二
名交還。已屬情理兼盡。而已領事官不收。突然無故興兵
毀各路礮臺。連日開礮攻擊省城。並派暎兵放火三次。延
燒各處房屋。中國商民受其慘害。較之貴國損累更重。現
在城廂內外紳民紛紛到轅遞稟。懇求本大臣照會貴公
使。秉公查辦。尚未行文。儻不相信。本大臣俟下次照覆文

內即將所收各票鈔給貴公使閱看。作何辦理。至河南地方紳民眾多。尤見剝悍。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有貴國商民欲租河南地。據該處紳民聯名具稟。已由總公使批覆。止息此事。現據來文所稱。河南地方。及沿河各礮臺。駐紮軍士等語。河南地方。前次租造棧房。尚且中止。何能駐紮軍士。其沿河各礮臺。均係紳民捐資起造。以防盜賊之用。貴國軍士欲駐紮該處。恐致釀成事端。久聞貴公使老成持重。國中無不相推。今既來粵。貴國所倚重者。原為在此。事斷非到此生事。想貴公使有理當明。無事不公。亦無待本大臣之期許也。至來文所稱。中外通商照常一語。更見

貴公使明理曉事。自定通商和約以來。中國商民無不以禮相待。惟上年九月以後。各國商船不來。並非中國攔阻。今得貴公使中外通商照常一語。如是方足以慰貴國上下推重之心。更可以遂各國商民仰望之願。總之兩國素稱和好。至於中外通商照常。願當彼此行文。妥為商辦。此臣照覆暎國額商來文各條之原委也。至暎國噶商照會。因上年春間。有傳教人馬神父。被廣西西林縣擊獲。正法。欲將西林縣問罪。並令賠補銀兩。並以第三十五款和約章程。派員另議。所有上年省城行內燒去物件。理應賠銀。即暎國現索中國賠補。應將河南之地。及各礮臺。交與暎

喚兩國派兵把守。俟議定章程。然後撤兵各等情。且當即
詳細照覆。如來文所稱傳教人馬神父。經廣西西林縣被
拏拷打致死一事。前接布公使來文。已據廣西按察使稟
稱據著西林縣知縣張鳴鳳稟稱。咸豐六年正月十九日。
並無拘拏馬神父拷打致死之案。惟是年二月間。據尖客
村團長稟報有匪徒馬子農等。到村妖言惑眾。糾夥拜會。
並姦淫婦女。搶劫村寨等情。當即會營督團前往捕拏。隨
將馬子農拏獲到案。據馬子農供係廣東人。與林公鄧亞
修。均是同黨。林八等。現在凌雲縣屬滋擾。伊來西林縣糾
夥拜會。並搶擄姦淫等供不諱。是以說明後業於勒辦股

匪案內具報在案。茲奉飭查。實止拏辦馬子農正法。與札開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本大臣據此。先已照覆。師公使在案。查天主教原係勸人為善。第二十三款和約章程內載。佛喇哂無論何人。如有越界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拏。但應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傷害虐待等語。無如貴國人往往不遵條約。屢有越界以及遠入內地傳教。即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有噶嘑喇額窪哩斯塔二名。由西藏解回廣東。二十八年。有羅啟楨一名。由四川解回廣東。三十年十一月。有呢嚶哩喇化吟喇。喇二名。由蒙古解回廣東。咸豐元年四月。有噠噠一名。由

江西解回廣東。五年九月。有雅水明一名。由嘉應州解至省城。本年四月。有問其姓名。言語難通之佛喇哂傳教人。由仁化解至省城。均係交貴領事官收領。各在案。凡係貴國傳教人。遠入內地。無不說明交回。可謂情理之至。今廣西五口之外。本係越界。並深入內地。如果馬神父。問明係佛喇哂人。斷無不送回廣東之理。况天主教既係勸人為善。至於有姦淫搶劫情事。似非傳教為善者所應為。則其非馬神父可知。至來文又稱奉國民人及所保護者在省城。所有行內物件。均被燒毀。照數賠銀等語。查上年九月。內。英。國。無。故。動。兵。放。火。延。燒。西。關。一。帶。房。屋。數。十。萬。人。皆。

在目睹。即各外國人亦無不周知。英兵放火燒毀。各外國
人自應向英國理論。並聞巴領事官早已允其賠補。實與
中國無干。來文又稱。按照第三十五款和約章程。再請派
員另議等語。查道光二十五年。兩國所立章程。係奉

宣宗成皇帝鑒定萬年和約。以期永守和好。並無更改之處。

大皇帝因此萬年和約。乃欽奉

先皇帝所定。

聖諭煌煌。無不悚遵。此時中國無論何等官員。均不敢稍有異詞。
何能另派大員再議。至所稱英國索中國賠補一節。查上
年九月起事。係在英國無故開礮轟擊省城。攻毀各路礮

臺燒毀各街房屋。中國紳民受此傷害。孰是孰非。各國自有公論。上年十月。接據賴公使來文。內稱貴國與別國交兵。本使臣義不干涉。足見賴公使深明大義。不肯干涉。喚國之事。想貴公使亦皆明理曉事。自必仍與賴公使所言無異。但毋聽旁人悠憑之詞。轉失貴公使持正之本心。查河南地方紳民眾多。尤稱剽悍。貴軍士如欲駐紮。恐致釀成事端。本大臣總以兩國和好。如有通商事宜。彼此皆可妥辦。幸勿惑於浮言。轉為代人受過。此臣照覆。俾國噶商來文各條之原委也。查喚咈味三國。本皆世讐。各不相下。然每遇中國交涉事件。彼此又復勾連一氣。以為力合勢

眾皆可有挾而求。上年喚夷滋事。惟味國咆嗚為陰謀。始而尚不敢公然抗拒。迨至十一月初旬。竟在東路各礮臺接仗。大挫其鋒。迨該國聞知。皆謂外國與中國交鋒。各國舊例不准干豫。乃咆嗚插入扛幫。實為多事。是以將其撤回。此次味國新公使咧酋來粵。緣該國與中國偶有此隙。恐生芥蒂。實與通商有礙。適本年六月中旬。味商吐噠咭等來至黃埔。懇求開槍貿易。當即允行。復於照覆咧酋文內。所有上年咆嗚在此助虐犯順各情。並未一語提及。使之得以轉顏。味國各酋。以為中國真可謂大度包容。同聲感戴。至於佛國嗚首。既已力勸喚國頓首。自酌息事。何以

轉為其所用。實因咆吟尚在香港。再三央懇。即使英國不允借兵相幫。本國尚有馬神父之事。何得不與之理論。藉此亦可稍助聲威。其實馬神父一案。本係上年夏間。前署公使囑噠任內之事。先已明白照覆。半載以來。並未饒舌。即嘶喊本年夏間回粵。雖申前說。復加反覆開導。皆已寢息。現在噶酋之曉憤不已。實由於喚國咆首從旁慫恿。似尚非出自本心。執意味國咧首聞知。大為揶揄。佛國噶首不應附和喚夷。同述照會譏笑之詞。形諸筆墨。現已刻入新聞紙內。各國傳觀。噶酋亦頗自生慚慙。惟喚佛味各國自立條約以後。猶復貪得無厭。狼狽為奸。其要挾固結之

心幾於牢不可破。經此設法反問。已令自相搖撼。果使嘆國之勢先孤。定知各國之心亦轉。况嘆夷橫先肆虐。本已有一百餘年。海外諸國側目已久。今在中國無端生釁。相持一載有餘。本居騎虎難下之勢。該頓苗到粵。將及半載。總無照會前來。職是之故。幸而該女主國書。已於十月中旬。由火輪船遞到香港。探聞內載所陳中國事宜。務使好釋嫌疑。以圖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強行事。即中國有未能相允之事。仍當和衷審度。據情奏報。聽候國旨施行。斷不准妄動干戈。復及沿海各省。有失國體各等情。緣近日嘆國新聞紙。愈加秘密。編列號數。封鎖在篋。非當議

事之期。各夷官皆不能取閱。外間更無從購覓。因密派向
在夷樓交涉熟習。相信不疑之人。能通夷語。兼諳夷文。每
值議事時。作為無心相遇。左右其間。旁視側聽。始得備悉
其詳。雖頓首此次照會。仍有要求各款。前已屢經駁斥。彼
未嘗不明知其勢有難行。聞得尚有寓意在乎其中。一則
新到粵省。若將前各公使所求未允各條。一概置若罔聞。
恐彼國中必有議其後者。莫若再行瀆請。無論准駁。姑為
嘗試。二則上年該夷三次城廂內外放火。延燒房屋千家。
中國商民受害。較之該夷尤重。何曾不知。若皆反唇相稽。
索令賠償。彼更無可置辯。三則該國窮乏已極。現經嗚呼。

啦之變。餉項無出。僅即各款未能允行。或可比照前次。許給銀兩。亦可稍濟眉急。其鬼域伎倆。饕餮潛謀。諒亦不過如是。業經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將所求各款。逐一剖析。照覆去後。至今尚無續有照會前來。溯查從前許以兩年後進城。十二年後更換條約。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料包藏禍胎。貽患至今。若再不乘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備將節次要求各款。一律斬斷。萬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則得隴望蜀。伊于胡底。不獨當前之錮憂莫解。更恐此後之流毒方長。但夷性反覆靡常。詭詐百出。當此功虧一簣之際。臣尤應密為防範。明示懷柔。斷不敢稍涉。

大意頓乖全局。總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國貿易開
船有期。即行飛速奏報。以期早慰

聖慮。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嘆唏二首呈遞。照會據理。回覆各情形。
一摺。該夷酋自知理曲。猶肆要求。希圖獲利。該大臣據理辯駁。
委婉詳明。措詞甚為得體。諒該酋當無從置喙。前此屢至各口。
皆係啖味夷酋。狼狽為奸。佛夷向未干預。此次隨同要挾。顯係
受額首慫恿。額首雖為吧酋牽制。幸該國王不許與中國滋事。
不過稍遲時日。自有轉機。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
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租定。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

斬斷葛藤。以爲一勞永逸之舉。如果該夷兵船全行退出。各國貿易開船有期。即著迅速馳奏。此時各省軍餉待用孔殷。該督定能兼權緩急。早裕利源也。

葉名琛又奏。俄國向不在廣東貿易。咸豐六年十月。有該國啞哪喇兵船一隻。十二月。有該國喇喇兵船一隻。七年九月。有該國喊吐火輪船一隻。先後來粵。寄泊外洋。迭飭防範。其後來之啞哪喇兵船。及喊吐火輪船。俱係來香港。向喚咭喇索取前許之兵費。其喇喇兵船。因火食缺乏。暫泊外洋。均未駛入內洋。亦無稟函投遞。啞哪喇喇兵船。先後開船回國。喊吐火輪船。仍在外洋寄泊。尚未

回國。

硃批知道了。

庚申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副都統雙禧雙齡粵海關監督恆祺廣東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奏奴才柏貴旋粵後細加體察上年喚咭喇夷人構釁督臣葉名琛調集兵勇堅忍相拒並停止各國貿易雖當時沿河民房礮臺率被焚毀不無驚擾然喚夷所失亦多相持許久卒將兵船退出省河各國夷人尚皆不敢輕視遣延半載餘雖照會不通亦未蠢動奴才與督臣商酌如該夷呈送照會自可因勢利導藉資綏輯本年十月內有味

喇噎夷酋照會督臣請與見面恭投國書督臣復以前此
接見夷人率在舊洋商伍怡和之仁信棧房今此房已於
去年為噎夷所焚雖有願見之心並無可見之地未經允
許當時督臣並未知會奴才於事後始行聞知竊深詫異
遂往見督臣詢以前事據云如見噎夷而噎夷乘時來擾
成何事體且噎夷禁阻噎夷不准進口如何能見奴才謂
噎夷既不敢公然犯順轉來請見安知非為噎夷調停縱
不親見亦可委員前往督臣答以彼未請員殊可不必不
出一月總可了事奴才與督臣共事有年知其辦事慎秘
所言如此自必確有把握且接見司道各官力言可保無

事遂致眾皆絃口。奴才亦以端倪未露。不能固爭。不意冬月初一日。各夷船數十隻。駛進省河。督臣傳諭該夷如無動靜。兵勇毋許挑釁。相持數日。該夷遂於初九日。送來將軍督撫兩副都統五銜照會。督臣並未會商。不知如何回覆。迨十二日。該夷又送來五銜照會。督臣仍未通知。並傳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如違特參。該紳伍崇曜等。遂爾觀望。十三日。砲聲四起。督臣始調各鄉團練。未能齊集。至十四日辰刻。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砲臺。遠為該夷所踞。奴才等即傳伍崇曜會同各紳。前往夷船。詢其所請。該夷語多驕慢。聲稱。奴才等均非辦理此事之人。此番舉動。因

督臣拒之太甚。不得已而為之。事既至此。祇可前赴天津求

大皇帝另派曉事

欽差大臣妥為辦理。省城亦不久踞等語。伍崇曜各紳等往來其間。該夷堅執前說。忽於一十一日。該夷突至。奴才雙禧衙門將督臣拉赴夷船。奴才等不勝焦急。遂令伍崇曜各紳等前往看視。該夷竟不許見。傳語必不加害。又將奴才穆克德訥。奴才柏貴請至觀音山。但云彈壓城內外軍民。別無一詞。奴才等再四思維。該夷城內斷難久踞。惟觀音山所存各處十萬餘大藥為其所焚。人心惶惶。自以安氏為

要。且從古撫夷不外羈縻。仍令伍崇曜各紳等前往開導。能否該夷不來天津。辦有大畧。再為馳奏。惟有仰懇

聖恩。迅賜簡放欽差大臣來粵。以柔遠人而定民心。奴才等夷務雖非專責。而勦理無方。疏於防禦。均有應得之咎。相應請旨飭部。將奴才等嚴加治罪。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硃批覽奏實深詫異。另有旨。

諭內閣。穆克德訥。相責等。聯銜馳奏。夷人竄入省城一摺。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果該夷非理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

遞將軍督撫副都統等照會該督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卽革職。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廣東巡撫柏貴。副都統雙禧。雙齡。粵海關監督恆祺。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雖均有疏防之咎。惟該督未與會商。尚有可原。所請嚴加治罪之處。均著加恩改為交部議處。

又

諭黃宗漢著補授兩廣總督。卽行馳驛前往。並著接授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夷務。黃宗漢未到任以前。所有欽差大臣兩廣總督事務。著柏貴署理。廣東巡撫著江國霖暫署。

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柏貴等。聯銜具奏。夫人乘機入城。請旨
嚴議一摺。覽奏實深詫異。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葉名琛革職。穆
克德訥。柏貴等。加恩改為交部議處。並命黃宗漢補授兩廣總
督。馳驛前往。其未到任以前。兩廣總督著柏貴署理矣。奕奕搆
譽。葉名琛節次奏報。辦理似有把握。本月奏稱。嗾使二酋呈遞
照會。已據理回覆。方冀從此轉圜。可以照舊相安。不料該督剛
愎自用。於味夷請見。堅持不肯。夷人兩次送來五銜照會。又不
與將軍巡撫等會商。復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以致該夷忿激。
將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墩臺占踞。並將該督拉赴夷船。雖
據稱。斷不加害。已屬不成事體。葉名琛辦理乖謬。罪無可辭。惟

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挾制。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
言。業名琛業經革職。無足重輕。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
益。該夷自言省城亦不久踞。但欲其自行退出。必有無厭之求。
惟該夷與穆克德訥。柏貴等。尚無宿怨。此時柏貴署理總督。著
即以情理開導。看其有無悔禍之心。如果該夷退出省城。仍乞
通商。該將軍署督等。即可相機籌辦。以示羈縻。儻該夷以索賠
燒毀貨物為詞。即告以中國礮臺及民間房屋。被其攻毀者甚
多。若論賠償。其數尚不足相抵。且係該夷首先開礮。曲直是非。
各國自有公論。若竟不肯退出省城。仍肆猖獗。亦惟有調集兵
勇。與之戰鬥。勿使久踞城中。况廣東紳士。咸知大義。其民亦勇。

敢可用。柏貴等當聯絡紳民，激其公忿，使之同擊敵愾。將該夷逐出內河，再與講理。該將軍著督等辦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剛。如葉名琛激成事變，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該夷輕視中國之心，是為至要。黃宗漢由京赴粵，到任需時，軍務未可遽延。全在該署督相度機宜，先行籌辦。俟辦有端緒，即行馳奏，以慰朕懷。所有關防印信，是否遺失，並即查明具奏。

穆克德訥等又奏：該夷十三日，一面開礮，一面交仗。奴才穆克德訥、奴才柏貴、蔣、酌，恐各臺兵力單微，添調滿營撫標各官兵，鏖戰一日夜之久。官兵弁兵勇各有傷亡。至總督

鹽政印信，並

欽差大臣關防督臣匆匆未能告知如新派

欽差大臣來粵請

旨飭部速將各印信關防另鑄帶來以便辦公

硃批知道了

甲子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本年五月間呼倫貝爾總管吉拉明阿報稱保護呼倫貝爾游牧之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倫與俄夷邊卡相距均在數百餘里設有緩急不能驟至且呼倫貝爾地方與俄夷逼近現當防範喫緊之際自應暗為豫防相應將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倫改與俄夷邊卡逼近設十二卡呼倫貝爾總管衙門至俄境庫克多博

卡倫設立三台。於防守大有裨益等語。呈報前來。奴才等
詳加查閱。該總管所見甚為有益。即照該總管所報。飭令
改設。旋據該員將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倫。移與俄夾邊卡
相近之西伯爾口等處。設立十二卡倫。每卡駐官一員。兵
二十名。呼倫貝爾總管衙門。至俄境博霍托等處。設立三
台。每台駐兵十名。三台設兼轄官一員。令卡倫官兵。逐日
會哨。以防疆圉。兩個月一換等語。繪圖詳報前來。奴才等
派員覆查。所移卡倫。均屬相宜。足資防範。謹將台名相距
里數。繪圖呈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呼倫貝爾地方保護游牧卡倫。請移至俄夷卡倫附近地方一摺。著照所請。所有呼倫貝爾保護游牧之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官兵。准其移赴俄夷卡倫附近之西伯爾口等處駐劄。暗加防範。斷不可令俄夷猜疑。餘著照所奏。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竄入廣東省城。新授兩廣總督黃宗漢到任需時。令柏貴署理欽差大臣關防兩廣總督事務。並寄諭該署督等。相度機宜。先行籌辦。此次夷情猖獗。原因葉名琛剛愎自用。辦理乖謬。以致夷人激忿。但該夷自通商以後。十有餘年。一旦違背和約。踞我城池。辱我大臣。情同叛逆。豈得謂之無

罪。此時若絕其貿易。聲罪致討。實屬名正言順。惟念起釁。雖自該夷。而我國大臣。辦理亦未盡善。是以暫緩用兵。先與講理。並非畏其兇鋒。甘心忍受也。廣東民人。及各國夷人。應共喻朕大。公無我之意。道光二十九年。喫夷不敢進城。實賴紳民之力。今葉名琛。既不能駕馭夷人。復不能激勵鄉團。動其公忿。以致大傷國體。實堪痛恨。著柏貴與紳士。羅博衍等。密傳各鄉團練。宣示朕意。如該夷悔禍。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往。以示懷柔。若仍冥頑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調集各城兵勇。聯為一氣。將該夷驅逐出城。使不敢輕視中國。然後與之剖辨曲直。為後來相安地步。方足以尊國體。而杜要求。據黃宗漢奏。外夷構釁。恐致土匪。

乘機滋事。揆度時勢。自應嚴防土匪。以固根本。又恐夷人勾結為奸。其患更不可測。應如何撥兵防禦。以消內患之處。著柏貴等妥籌辦理。又據黃宗漢奏。該督前任浙江巡撫時。與穆克德訥共事。知其在下滿副都統任內。不獨能得兵心。並且深得民心。此時夷務喫緊。各屬匪徒未盡撲滅。該將軍務與該署督善熟商安內攘外之方。勿生他變。前據葉名琛奏。喚夷兵力已弱。其國主不願與中國滋事。又奏稱。味國吐噠咭等。來至黃埔。懇求開船貿易。經葉名琛照覆。味商頗知感戴。今據穆克德訥等奏。味夷求見。葉名琛堅持不允。旋至各礮臺被占。是否係味夷因喚夷無力。賠其焚燒貨物。故爾稱兵助惡。希圖要求中國。以

遂其賠償之願。並著查明具奏。本日頒發欽差大臣關防。著先交柏貴祇領。其舊藏關防。若未遺失。即著封存。遇便派員齎部呈繳。

丁卯。江南道御史何璟奏。竊照夷匪藉端滋事。竄入廣東省城。風聞總督葉名琛已被夷人擄去。並聞將軍巡撫副都統各官。亦為該夷逮至觀音山。意圖挾制居民。為久踞省城之計。意外之變。實從來所未有。伏思粵省民風素稱勁固。遠夷小醜。本無能為。皆由葉名琛措置乖方。軍民解體。以致該夷肆無忌憚。惟所欲為。此時若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則倏夷愈增桀驁。即味喇擊。啼喚。

哂各國亦必紛紛效尤。大局將不可收拾。此今日粵東夷務不可不勦之實在情形也。廣東連年寇亂。雖屢經掃蕩。而餘孽尤多。今省城根本重地。為夷人盤踞。若不急行驅除。遠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各郡縣無所統屬。紀律渙散。調遣無從。必致決裂難支。悉成糜爛。此又今日勦辦夷務不可不速之實在情形也。現在兩廣總督又蒙簡用黃宗漢。計該督臣行抵粵境。調集兵勇。必須數月之久。誠恐緩不及事。署總督柏貴。雖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但夷人已入踞內城。該撫等受其牽制。必不能有所施展。為今之計。惟有從外進兵。方能得手。其在省外統

兵大員。惟有水師陸路兩提督。水師提督吳元猷。宜令簡擇舟師。屯防海面。未便調入內河。可否請

旨飭令陸路提督崑壽酌調所轄弁兵。迅速進至三水佛山等處。擇要駐紮。並飛調附近鄉團。環集城外。聽令一面嚴檄該夷。責其跋扈之罪。勒限數日。退出省城。其照會情節。靜候總督到時彙辦。儻敢抗拒不遵。即行督師進剿。並傳諭省垣居民。同警敵愾。與大兵內外應援。能縛城中夷人來獻。予以破格重賞。即將軍巡撫各官。尚在觀音山。亦不得稍存投鼠忌器之見。計夷匪之人城者。不過數千人。我以十倍之眾臨之。焉有不摧殄者哉。該夷外攝大兵。有雷霆之

威內慮居民為肘腋之患。狼顧夫據。勢必遁逃。省垣既復。然後平其曲直。施以威德。夷人必俯首聽命。大局定可保全矣。

何璟又奏。粵省大吏。辦理乖謬。釀成巨患。葉名琛之庸懦。固不待言。巡撫柏貴。難藉口並未會商。然近在同城。何得毫無知覺。葉名琛剛愎自用。該撫即當正言規勸。如固執不從。亦應據實叅劾。豈有置身局外。坐視貽誤之理。且巡撫身任封疆。地方是其專責。當夷船闖入省河。葉名琛既無準備。該撫即當分派所轄標兵。並徵調附近鄉團。聯絡聲勢。以禦其外。一面會同將軍副都統。傳集旗營。登陴防

守以固其內。布置周密。該夷亦安能逞其狡謀。何乃袖手旁觀。開門揖盜。致令舍舟登陸。直入重城。總督則束手被擒。巡撫亦甘心受制。是柏貴之辜。

恩誤國。與葉名琛厥罪惟均。至將軍穆克德訥。副都統雙禧。雙齡。統轄旗營。原為駐防而設。今夷人闖入內城。必經由旗下街。始得至觀音山。乃全營旗兵。並無一人拒敵。何竟一籌莫展。任其占踞自由。又安用駐防為耶。從前琦善。奕山。等因辦理夷務。獲咎。惟時夷人並未入城。尚且革職治罪。今粵省內外城。皆為夷人所踞。其辱國尤為甚焉。雖葉名琛業經革職。柏貴等業經交部議處。在

聖恩寬大。不事苛求。而臣罪當誅。理無可道。臣愚以為宜將該督撫從重治罪。並將葉名琛家產查抄。以充兵餉。將該將軍副都統等嚴加議處。然後可以振法紀而昭炯戒。不致覆轍之相尋矣。

戊辰。粵海關監督恆祺奏。竊照粵省現在夷務情形。撫臣康與夷酋面晤。詞氣慷慨。大義凜然。該夷並未敢輕視。該夷酋深知粵省各官。惟

欽差大臣一人。專辦夷務。他人不能專主。雖經撫臣屢詢。總不吐實。意欲專俟。

簡放欽差大臣到粵。始肯商辦。惟該夷占踞省城。已有十餘日之

久雖未傷害百姓。而城內居民驚惶。遷避業已十室九空。若必俟

簡放欽差大臣到粵。未免有需時日。不但就近土匪竊發堪虞。且恐該夷另生枝節。更屬不堪設想。必得撫臣於此時先與該夷議辦。方足以鎮定民心。免致別滋事端。查撫臣柏貴由粵省州縣洊陞。今職前後在粵。幾及二十年。夷情尚稱熟悉。且於咸豐二年。

簡放河南巡撫。暫留廣東。辦理巡撫事務時。因督撫臣同時帶兵出省。曾經護理

欽差大臣關防。奏明有案。如此時奉有

諭旨。先著撫臣妥為議辦。俟

欽差大臣到粵。再為和衷共議。既可令粵省民心早日安定。且免一人固執己見。奴才職司關樞。焦急萬分。本年正月以來。屢向督臣籌商。無如督臣係專辦夷務之大臣。雖撫臣身任封疆。尚且不能進言。奴才無地方之責。偶有一知半解。更視為無足重輕。而中外各商。停徵待議。已及一年。銀貨既不流通。虧折益形苦累。但能早一日議有就緒。即商民早甦一日之困。現在省城僅開西南隅內城之歸德門。外城之太平門。夷情叵測。詭譎異常。且華夷雜處。若遷延日久。各種枝節。實非擬議所及。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黃宗漢到任需時。令柏貴署理欽差大臣。關防兩廣總督事務。並諭該署督等先行籌辦夷務。本日據恆祺因情形急迫。由驛馳奏。所請適與前降諭旨相符。柏貴既署理欽差大臣。夷務是其專責。應撫應勦。權衡總不外情理二字。我中國自與該夷議和之後。十餘年從不肯先行開釁。妄起兵端。今該夷燒毀城外民房。又率眾攻城。首先背約。其罪顯然。即謂葉名琛辦理不善。朕已將該督革職。可見一秉大公。該夷當知感悔。若復不自認罪。肆意要求。豈能任其無理。仍與通商。柏貴與該夷酋屢次晤面。彼尚未敢輕視。即可據理剖辯。一面調集兵勇。聯絡紳團。以壯聲威。而尊國體。所有前諭該署督嚴防土

匪乘機竊發。並諭侍郎羅惇衍等。激勵士民之處。均著遵照妥辦。提督崑壽。前曾帶兵攻勦梧州。此時如未回省。著柏貴另派委員。往梧州統帶官兵。將崑壽調回省城。督帶重兵。以資彈壓。水師提督吳元猷。駐紮虎門。有防禦海口之責。此次夷船駛進省河。何以毫無防範。著柏貴查明奏。又據御史何璟奏。該夷已入內城。恐柏貴等受其控制。請飭崑壽酌調弁兵。進至三水。佛山等處。擇要駐紮。並飛調附近鄉團環集城外。嚴檄該夷。勒令退出省城。夷匪不過數千。以十倍之眾臨之。勢必遁逃。省垣既復。然後平其曲直。夷人必俯首聽命等語。所奏不為無見。著柏貴等體察情形。酌量辦理。

己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署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准黑龍江副都統轉據
報稱十月初四日。有夷人二名渡江。聲訴伊官所乘黃馬
一匹。現已走失無蹤。乞飭屯戶尋覓送還等語。經該弁兵
向各屯查無收隱。並見江左精奇哩。該夷人又添蓋房十
八所。地窰一所。詢據夷官聲稱。房作棲身。窰存火藥等語。
又准三姓副都統轉據報稱十月初一日。有夷人二名。由
霍爾托庫陸路。向上折回。十四日。又有夷人八名。亦自霍
爾托庫。向上回行。稱係遞送公文。又據烏蘇哩口巡防各
官報稱。有大輪船一隻。在近卡江面擱淺。有夷官一名。過

事一名抵卡稱其口糧不敷望乞接濟該員等婉言阻止各等情當即咨行該副都統分飭各官不時訪察

硃批知道了

癸酉湖南巡撫駱秉章奏竊嘆夷復構釁端以來所有夷務各情形從未准廣東咨會官府事秘外間紳商亦無由知其底裏近日有喧傳逆夷襲踞省城一事臣雖微有所聞竊以省會重地守禦自嚴况逆夷陰懷叵測伺釁已久豈有先事毫無戒備任其鴟張之理未敢信以為真乃數日以來傳播愈繁連遣人探訪粵人之商於楚者取閱廣州號店十一月十三日以後來信大畧相同不勝詫異遍

查廣東摺件過境日期。督臣葉名琛自前月十二日拜發
六百里後。惟廣州將軍。廣東撫臣。於二十三日。及二十九
日。拜發六百里兩件。是外間紛傳兩廣督臣。於十一月二
十二月。已赴夷船未歸。廣州將軍都統撫臣。曾為夷人遣
往觀音山之耗。似非無因。其摺件是否在觀音山時所發。
則未可知。事關重大。不敢壅於上。

聞。

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奏。逆夷襲踞廣東省城一摺。本月十三日。
據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聯銜具奏。逆夷於十一月十四日。占
踞觀音山北門內外各墩臺。二十一日。突至副都統雙禧署中。

將葉名琛拉赴夫船。朕因葉名琛剛愎自用。不能駕馭夫人。業經降旨將該督革職。命黃宗漢補授兩廣總督。接授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夷務。其未到任以前。命柏貴署理欽差大臣總督事務。疊次諭令該署督等。先行籌辦。如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尚可寬其既往。僕仍肆猖。亦惟有調集兵勇。聲罪致討。並諭令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密傳各鄉團。與各城兵勇。聯為一氣。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割辦。為後來相安地步。嗣於二十一日。接據監督恆祺奏稱。柏貴與夷商屢次會晤。請先令柏貴籌辦夷務等語。柏貴接奉前旨。尚未據有奏報。其在觀音山。是否被該夷扶制。不肯即行放回。詳細情形。亦未得悉。本日據黃宗

漢訪聞相貴等與該夷約議三條。一於河南地方准其起造夷館。一海口買賣准其抽釐金。先以數百萬歸補民房。以後俱入夷館。一如有公事准其進城拜會。閒雜夷人不得進城。雖傳聞亦未知是否確實。現在辦理此事。顧形棘手。駱秉章隸籍粵東。於民夷各情尚能熟悉。如有所見不妨據實敷陳。以備採擇。以後如聞粵東近事。並著隨時馳奏。

萬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